抱朴子内外篇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抱朴子內外篇

(一)

葛洪撰

本館據平津館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抱朴子內外篇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

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元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

谷神不死羽化登眞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蘋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

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半部及盧學士文弨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帖之例適子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篇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眞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内篇目録

暢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眞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

部名曰内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内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内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言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内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言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眞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録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誡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尚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堉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鴻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戢勁翮於鷦鷯晉書作鷦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晉書作驢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駑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鬻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僥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縱迹才所以躓閼藏本作閔晉書作礙也以晉書無此字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晉書作勢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圮之域黎蕞有入珍之甘而晉書此字無蓬蒿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晉書此字無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惟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雜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晉書以藏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以藏作藏諸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耳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稚川謹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元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縣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潏（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混漾於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爲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倜旋四七匠成草昧纏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蔚）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竭與之不

榮奪之不瘁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元道可與爲永不知元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耶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樹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囋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蜿蜒哀簫鳴以淩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藏本作藥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擥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爚作一本耀出駈朱輪之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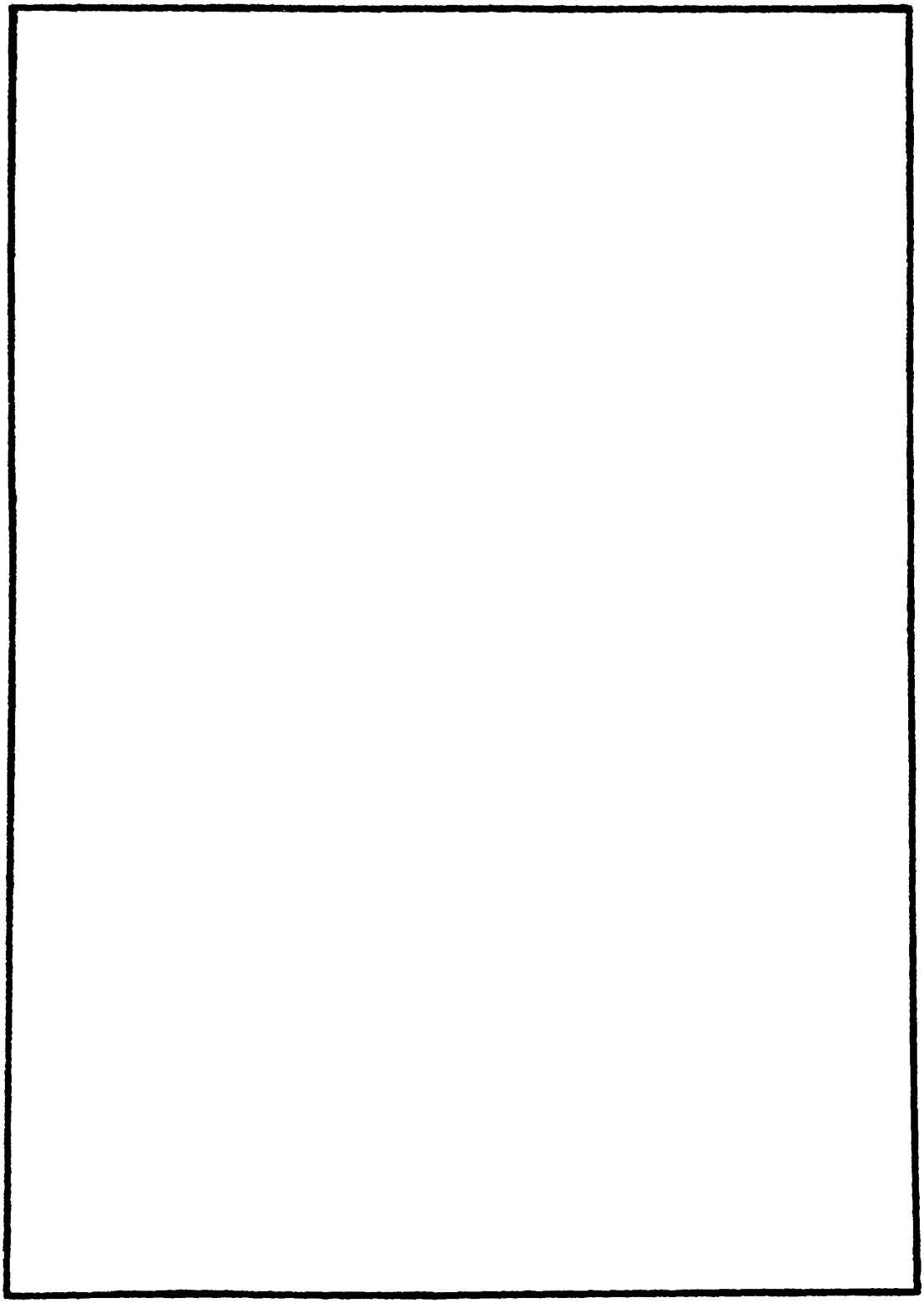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作醼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藏本作欵假借而非眞故物往若有遺也夫元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俳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眞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作介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蒿之中縕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暐曄也負步杖笈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元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莽一本作粟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明如清二如字作而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藏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誘讒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磋秦痔以屬車登柘綍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餗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韜夏而韜藻梳按梳當作悅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突之備俯無倨鴟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作識）而所當（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匡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鄺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合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鑄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跱華轂易步趍（藏本作趣）鼎餗代秉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秋非也

依意林引改狄翟同字又見後雜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鞠磕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龔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故龔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作舛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馳水性藏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

牲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本無此字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蠆爲蛤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黿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龜枝離原注一作滑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

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役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鄙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此二字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爨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馳雲軒仰淩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眞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軀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覩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眞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

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鼈日藏本作白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

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竊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

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荄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噆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祗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囋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

走迅鈞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合氣而人
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
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
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羣生八珍
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薄愛入
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
泯人社稷駈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
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
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塡谷秦皇
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
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

其實肯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蹊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言不經乎口元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兎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

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絶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絶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邈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欒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衒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龜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殁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拔待當作得）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繘絰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捉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眩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拔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拔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鄆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酗釀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欒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

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
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
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
在男爲覡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
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
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
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
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
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眞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

灌夫守田蚡子義捨燕簡葬收之降於荼欒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蟇藏本作蜥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公所以欝悒薛

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作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謡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胥蝕之故而謂懸藏本作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合聚魚鼈蛇蟲）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涌）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眞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誣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竄藏本作遠處故人

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猨猨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蝹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御覽九百七引作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筴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巨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檐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眞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絶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猬龜蠶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

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鳸當作鳳以正時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莫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退邈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此下失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之元道步七政之盈縮論淩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

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奥治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繫枘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傴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蚖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蛤敗桑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

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漱灂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漢書欒太初見武帝試令鬬棊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可知矣小記疑作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淩霄背俗棄世孰肯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有脫文膳可以咀茹華璚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

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繸蛟龍或疑衍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遐迴於流俗逍遥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温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絶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